

第一集

胡漢民先生演講

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



胡漢民先生演講集第一集

民國十六年

目次

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慶祝大會演講詞

四月十八日在首都閱兵演講詞

五一紀念大會演講詞

要磨鍊我們的革命力量來護黨

五四運動紀念會演講詞

雙五節紀念會演講詞

東路軍總指揮部特別黨部成立大會演講詞

總司令部高級軍官宴會席上演講詞

五月十六日在國民政府舉行總理紀念週演講詞

胡漢民先生演講集 第一集目錄

陳英士先烈殉難十一週年紀念大會開會詞

以上各篇紀錄稿皆經先生手訂

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慶祝大會演講詞

總理指定首都都在南京是生死與之的——國民政府唯一的任務是服從黨義完成國民革命——對內肅清一次叛徒對外多得一次勝利——中國國民黨的民衆比世界各國都多——提高黨權是提高真正國民黨的黨權——國民革命爲的全民衆不是爲的少數人或某階級

我們的同志，我們的同胞。今天南京各界民衆，對於國民政府建都南京，和國民黨恢復黨權，有這樣熱烈盛壯的慶祝大會，是可以使人非常感動的。剛才吳稚暉同志，已把建都南京的意義，說得很明白，並且把 總理的三民主義的重要原理和政策，解釋得很清楚。兄弟今天要講的，第一，南京是我們中國歷史的名都，尤其是 總理十六年前開國的名都， 總理逝世後，他的陵墓也在南京，所以 總理指定首都都在南京，可以說是生死與之的。現在國民革命軍戡定東南，南京既是 總理指定的首都，所以我們繼承 總理手創的國民政府，必

須在南京建都，來完成 總理의 遺志。

第二，國民政府的唯一任務，是要服從中國國民黨的命令，完成 總理所倡導的國民革命。中國國民黨是 總理手創的，決不容許人家來傾覆或破壞。三民主義是 總理手創的，決不容許人家來曲解或壓倒的。我們要在 總理的中國國民黨之下，要在 總理的三民主義之下，來完成國民革命，才是完成 總理的遺志呢。現在社會上還沒有了解國民黨的真象，還沒有了解國民黨的主義和革命政策。其實國民黨的革命政策，都是在 總理的三民主義之下所產生的。不是 總理的三民主義所產生的政策，便是反革命的政策，不是以三民主義爲根據的黨，便不是國民黨。如果離開了三民主義來講 總理的遺志，如果把 總理所沒有講過的，算爲 總理的政策，那便是 總理的叛徒。這一個標準，是必須要先立定下來，纔能識別那一個是 總理的信徒，那一個是 總理的叛賊呢。

現在我們國民黨的革命進行，是比從前任何一個時期都要進步得多，但是同時內部也發現了一種反革命和假革命的叛徒。譬如民國十年，北方軍閥勾結了帝國主義，壓迫西南，

總理率兵北伐，師次桂林，遂發現陳炯明搗亂後方的陰謀。後來改道江西，卒以陳炯明公然叛逆，北伐之師，遂受頓挫。民國十四年，曹錕吳佩孚受了英國帝國主義的暗助，指使陳炯明的餘孽和一般新附的假革命軍隊，從四面攻打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廣州，而不久革命政府的內部，又現發楊希閔劉震寰等一般叛徒。那時兄弟負責，把楊劉勦滅。現在蔣介石同志平定東南，我們國民革命的陣地以內，又發現跨黨份子破壞國民革命的逆跡了。所以革命勢力每有一次的發展，內部便須肅清一次的叛逆。內部叛逆每經一次的肅清，國民黨的革命實力，對外面帝國主義軍閥官僚一類反革命的敵人進攻，便多得一次的勝利。

現在跨黨份子破壞國民黨，破壞國民革命，完全是用偷偷摸摸的狗偷鼠竊手段，比以前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等的公然對於革命，實行叛逆，還要可惡。因為他們公然反叛，一般民衆認得出是和革命分離，而跑到反革命一條路上去的，他們的罪惡，一般民衆容易看得清是和革命不相涉的。至於跨進國民黨的共產黨份子，假定革命的名義，做了狗偷鼠竊的勾當，還要將國民黨來掩護他們的罪惡，使一般民衆認不清國民革命的真實意義，這簡直是污辱革

命，污辱革命就是反革命。他們名爲擁護 總理遺囑，暗裏却事事違反 總理遺囑。他們名爲擁護 總理的革命政策，實則變更 總理的革命政策內容，甚至暗裏擱置 總理的政策，而宣傳共產黨所恃以爲假面具的政策。至於 總理的主義，更不必說，是他們相約起來不要了解的。回想民國十三年 總理容許他們個人加入本黨的時候，他們自己說信仰三民主義，到了現在，他們連了解都不要了解，那還有什麼信仰。

我們從各方面所得的事實觀察下來，知道共產黨是專講策略而不問主義的。他們不要民衆了解我們 總理的三民主義，並且也不要民衆了解他們的策略。我們革命是爲民衆謀利益的，國民黨要解放全國被壓迫的民衆，更進而要解放全世界被壓迫的民衆。國民黨是要求中國之自由平等，更進而至於人類的自由平等。唯其如此，所以我們必須要民衆自己了解我們革命的主義和政策，要民衆自己來實施我們的主義和政策，然後革命所得的利益，民衆自己纔能真實享受。中國共產黨都正與此相反，他們不深研究主義，只要策略。策略的作用，只要他們內幕裏幾個人知道就算了，其餘的民衆，只應該做他們的工具，只應該做應聲蟲。他

們在外面都說，『國民黨沒有民衆。』我說，『做幾個少數策略者的工具和應聲蟲，這樣的民衆，國民黨確是沒有。但是明瞭三民主義，願爲效死的民衆，無論世界各國的政黨，都沒有中國國民黨的多。』中國國民黨的革命是爲人的，所以我們的黨，是犧牲自己，來爲民衆，共產黨却是犧牲民衆，來爲自己。犧牲民衆爲自己，就不是革命的目的，就是反革命。中國共產黨最高的限度，和最低的限度，都只能負得起一個犧牲民衆而爲自己的責任。至於要救中國，要救世界，只有我們 總理的中國國民黨，才能担负這個重大責任。

中國共產黨犧牲人家爲自己，這一種手段，首先施之於我們 總理手創的中國國民黨。他們對付本黨的策略多得很，我們只要舉出幾種做證明就夠了。他們頭一個策略就是憑空造出『左派』『右派』『新左派』『新右派』一類的口號，加到國民黨同志的頭上。一般人平日也不知什麼是『左派』，什麼是『右派』，聽了人家怎麼呼，他們也就怎麼傳。傳呼了幾陣，便把國民黨整個的黨，分拆成幾個互相懷疑的派別。無論什麼右派，左派，乃至新什麼派，都上了當，尤其是整個的國民黨上了大當。因爲整個的黨，中了共產黨風處揮中的毒計，便給他拆散

了。共產黨人爲什麼要拆散國民黨呢。因爲他們把國民黨拆散之後，他們便好放一班共產分子到國民黨的各級黨部去握取黨權。握了黨權，他們便好再施行第二步的策略，於是排斥我們的青年同志，我們的同志要介紹青年入黨，也多方挑剔，多方留難，我們的同志要做農工運動的，也到處受壓迫。如果誰敢批評他們的，他們便拿出預定的口號出來，說你是『右派，反革命』。他們把中國國民黨的基本忠實黨員排而擠之，到了相當的時候，便又進行他們的第三步策略了，就是挑撥我們的領袖，離開我們有革命歷史的同志。他們這種策略，目的在於傾覆國民黨的權力機關。這種策略，正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歷年所求而不得的。他們既然施用種種的策略來破壞國民黨，當然就無異做了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工具了。可是共產黨儘可拆散國民黨黨員的個人，却不能拆散國民黨黨員護黨的精神。共產黨儘可截斷國民黨與民衆接觸的路，却不能強迫民衆抹煞國民黨過去革命的歷史，和現在革命的成就。共產黨儘可侵蝕國民黨的中樞，却不能一網打盡我們 總理的信徒。我們在共產黨今日放散『提高黨權』一個口號來壓迫我們的軍事領袖的空氣之下，我們還保得國民政府無恙，國民革命軍無

恙。因此，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，就要一致受總理手創的中國國民黨的指揮，真正的做到提高黨權。我們要提高黨權，是要提高中國國民黨的黨權，不是要提高在中國國民黨之外的一個黨權。

最後，總括的說，革命的要義，是要在破壞之後能夠建設。只能破壞而不能建設，便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。革命是要爲民衆而後去革命，不是爲革命而後去找民衆。更不是要爲少數人或是某個階級去革命。我們國民革命是爲民衆而革命，是爲全國各階級的民衆而革命。我們要解放全中國的被壓迫民衆，所以必須先完成國民革命。我們要完成國民革命，我們必須擁護今日建都在南京的國民政府，必須擁護這指導國民政府的中國國民黨。

四月十八日在首都閱兵演講詞

擁蔣是擁護國民革命倒蔣是破壞國民革命——蔣總司令是受命於黨共產份子是完全獨裁——「新軍閥」的污穢和強分吾黨爲左右派是一樣的詭計——武裝同志要信賴領袖和信賴自己一樣——國民革命軍和革命民衆團結起來

今天是我们繼承 總理的遺志，恢復 總理手造的國民黨黨權，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的日子。我們在黨的使命上，在過去幾個月的軍事戰績上，在目前國民革命的工作上，乃至在將來國民政府所負一切重大責任上，不能不從今天起，更加認識恢復黨權和統一指揮的重大意義。現在我們苦戰數千里的武裝同志，耳裏一方聽到武漢中國共產黨份子打倒蔣介石的口號，一方聽到各省同時並起的擁護蔣總司令的呼聲，當然可以辨別清楚，由武漢來的口號是少數人製造出來的惡聲，而各省的擁護蔣介石同志，確是革命的民衆的普遍要求。我們要曉得，中國共產份子的倒蔣，與各省革命民衆的擁護蔣，實具有同樣的重大意義。因爲共產黨所

要倒的不是個人，是要搗亂我們的黨，破壞我們的國民革命。我們的同志和革命的民衆所要擁護的也不是個人，是要擁護我們的黨，幫助國民革命成功。共產黨人攻擊蔣總司令的口號，是打倒獨裁，然而在事實上蔣總司令是不是獨裁呢，不是的。從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之日起，蔣總司令的權，是黨所付與的。本黨把軍權給了我們一個忠實的能革命的同志，他就是在黨的指揮監督之下的。他唯有奉行黨的命令，執行討賊平亂的職權。他既然是奉黨的命令來北伐，還有獨裁的可能嗎。這可見在今日以前，蔣介石同志並無獨裁的職權。到了現在，我們還知道蔣介石同志自己曾提議把軍政和軍令分開，這尤其見得介石同志不是一個要獨裁的人。大家知道，在北伐軍克復贛閩之後，餉械的接濟，完全受武漢共產黨人的牽制，經我們武裝同志羅雀掘鼠的籌措起來，才能出兵，才能平定東南。他們共產黨人倒用了獨裁式的手段，來阻礙北伐的進行，他們倒不知從何種機關，取得了任意扣餉扣械的權，來破壞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大計，反而要說我們武裝同志的總司令是獨裁，這豈不是千古奇談。

從這種種事實上面，我們可以證明武漢共產份子實不願國民革命成功的。他們的策略，

是要把我們最堅強最革命的中心攻破。我們要國民革命成功，非有堅強的革命軍不可，非有忠勇的總司令不可。要使革命軍的能力可以摧銳攻堅，非有強大的黨不可。他們知道我們的黨是強大的，革命軍的能力是堅強的，革命軍的總司令是忠勇的，所以他們要摧殘我們的黨，首先就謀破壞革命軍的榮譽。他們要破壞革命軍的榮譽，首先就要詆毀革命軍的領袖。因此。他們便造謠，說總司令是獨裁。他們這一個口號的作用。是有兩層的：頭一層，是想搖動一般革命的民衆對於我們武裝同志的信仰；第二層，是想拆散我們國民革命軍陣線以內團結的力量，使我們軍事上不能統一指揮，不能一致作戰。我們武裝同志都認識軍事上是要號令統一的，要指揮集中的，要依照總部的作戰計畫分工合作的。尤其要在軍制系統之下表現嚴整的紀律出來，使全部革命軍的力量充實發展的。但是共產黨人的搗亂，就是要拿『獨裁』的口號來煽惑我們的軍心，使全體武裝同志對於號令統一上發生疑慮，對於紀律上生出渙散鬆懈的破綻，因之我們國民革命軍的指揮力量也就要發生變化，作戰的能力也就要減少，那末他們共產黨人就可乘機來說我們國民革命軍不行，進而將國民革命軍打倒，另外換出他

們所要的一個什麼軍隊旗幟來，那才算達了他們的目的。所以我們武裝同志，要認識他們『打倒獨裁』這個口號的深遠的意義，要了解他們並不是攻擊蔣介石同志個人，而是要想破壞國民革命軍的全部。我們武裝同志以及非武裝同志，都要識破他們這一類口號的用意，不要中了他們的毒計，讓他們來暗笑我們革命同志的不中用。

他們搗亂國民革命的第二個口號，就是『打倒新軍閥』。我們要曉得軍閥是無所謂新舊的。一個軍人，上沒有爲國家的利益，下沒有聽民衆要求解放的呼聲，只是前面靠着官僚政客，土豪劣紳，以及一切反革命勢力做了虎狼，後面勾結着帝國主義做了聲援，這就是軍閥。他無論在何種時代，無論在何種國家，都是軍閥，那能替他分別什麼新舊。我們革命的目的，就是要打倒軍閥，而不問其新舊。中國共產黨提出『打倒新軍閥』這個口號，可見他們所要打倒的並不是軍閥，而是另有所指的。所以我們在他們這一個口號上面，可以認識他們已經離開了我們革命者的立場，拋開了軍閥不打倒，而叫人去打倒他們另有所指的人。我們暫且不問其另有所指的人爲誰，但就其立場而論，他們已成反革命。他們這一個口吻，正是脫

胎於他們素來用以破壞國民黨的所謂『左右派』『新右派』的口號。他們要破壞國民黨，就把整個的國民黨來煽動，分出那一部分人是右派，那一部分人是左派。過了多少時，又分出那一部分人是新左派，那一部分人是新右派。本來在各國議會當中，國會本身就是屬於幾個不同的政黨的議員所構成的，其分成左右派是無所謂的。但是國民黨却不是一個國會，無所謂左右派。國民黨是整個的革命黨，如果有人要來把它分開成爲什麼左右派，那就是破壞我們整個的革命黨，就是反革命。中國共產黨的策略，就是反革命的策略。它是想分開了我們整個的黨，拿住我們的一部分同志，叫他們爲左派，來打我們的其他一部分同志，說他們是右派。等到它把我們的一部分同志打倒了，它於是更把我們剩下來的同志，就是它所謂的左派的，再分了一部分出來，說他是新右派，又非打倒不可。它這樣的分了再打，打了再分，結果就是原來整個的國民黨，給它分到不能再分，打到不能再打，而担负革命事業的國民黨也就要告終，國民革命也就要中斷了。這種策略，不是反革命的是什麼。兄弟在俄國的時候，接見了世界各國共產黨不少，他們所問我的問題，我都能答覆到使他們滿意，我做的文字，在俄

國各大城市的報紙發表的都不下十幾萬言，但是有一回和日本共產黨領袖之一的片山潛談話，他問我一個問題，我就實在無法可答。他說：『中國國民黨爲什麼要分左右派，你們有兩個人在一起就要分左右，分到剩了一個人還要分左右手，難道左右手也要碰起來，連一個人都要碰完麼。』我聽了這句話，我真是欲哭無淚了，教我如何能夠回答他。武裝同志，我們國民黨的左右是我們自己分的，還是中國共產黨給我們分的呢。我們的黨是革命的，我們的黨員是革命的，我們的革命軍尤其是革命的，我們是整個的革命力量。我們之所以不能任人分割，猶之乎我們的肚皮裏頭不能給人家跨進來跨出去。中國共產黨對於我們革命的力量，用種種方法來破壞，而且破壞的方法多得很，其最重要的策略，就是把國民黨拆開來，跨進去，拿了我們一部分人，又跨出來，彷彿軍隊裏面的一師團，給人家另外一支軍隊插了一部分人進來，在你這師團裏面來挑撥煽動，而他們却另有指揮，另有結合，另有作用，另有羽翼，你這一師團還能出外去對敵人作戰麼，當然不能的。現在中國共產黨用這種方法破壞我們的黨，還要破壞我們的革命軍。它之分拆我們的黨，阻撓我們的北伐，煽惑我們的軍心，